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
第十六回 奪先鋒諸將鬥勇 定埋伏陳玉鏖兵

詩曰： 旗幟鋪雲刀燦雪，將軍陣上分優劣。

力堪舉鼎顯彪熊，箭發穿楊馳駿駘。

揮戈上逼星斗寒，投鞭下使江流絕。

恃強不識有陰符，錦袍應濺英雄血。

話說教場中演武，一少年將官出馬。眾軍視之，卻是將門子弟，姓夏名景，官拜金吾衛驍騎將軍，慣使長鎗，武藝精熟。眾軍都道：「這將軍必奪先鋒。」夏景縱馬向演武廳東首來立定，彎弓搭箭，颯地一箭，先鋒印早已墜下。眾軍士一齊喝采，鼓角齊鳴。夏景霍地下馬，取了先鋒印，掛于帶上。飛身上馬，跑過演武廳西首來，一眼覷著錦袍，扳滿弓，搭上箭，口裏喝聲道：

「著！」一箭射去，性急了些兒，射不著錦袍，只聽得刺地一聲響亮，卻中在竿上，眾軍士也一齊喝采。謝舉牛進在將臺上看的分明，笑道：「好箭，雖不中，不遠矣。」問宣令官：「那射落先鋒印的是誰？」宣令官稟道：「這是金吾衛驍騎將軍夏景。其父夏振宗，現在朝為直殿將軍。」牛進笑道：「不枉了將門之子。」即傳令夏景：「雖射不下錦袍，一箭也中竿上，先鋒印已奪，宜任此職。」言未畢，只見左隊門旗裏閃出一員大將，身長九尺，腰大□圍，方臉闊頤，粗眉大眼，相貌堂堂，威風凜凜，攘拳奮臂嚷道：「夏將軍，可將先鋒印留下，讓我來掛。」夏景道：「此印我已奪了，二位樞密大人鈞令委我本職，汝何敢來攙奪？」那將道：「適問樞密大人將令，原說先射印後射袍，印袍俱落，方為先鋒。今你止射得印，豈可便充此職？你不見那長竿掛的錦袍還在竿上飄揚麼？」有詩為證：

莫訝區區一錦袍，先鋒陣上顯英豪。

弓弦響處隨聲落，方信將軍武藝高。

眾人視之，乃是鎮國將軍施大用。原是遼東軍衛出身，因勦苗寇有功，官至三邊守備。歷年守邊平靜，陞為本職。當日在教場中，見夏景射了先鋒印，卻射不下錦袍，故來爭奪。夏景道：「你雖說得有理，且看你手段如何。你就先射錦袍，射得墜時，就讓印與你射。二者中式，奉讓先鋒。只是射不中時，休怪笑話。」施大用喝道：「不必多言，先鋒穩取我做。」將臺上二樞密見二將爭論，忙傳令道：「諸將不許爭競，但能射得袍印者，即是先鋒。」夏景聞令，不敢做聲，立馬觀看。施大用得令，縱馬到演武廳西首，帶住馬轡，挽起袍袖，左手彎弓，右手搭箭，一眼覷得分明，對錦袍射一箭來。只聽得弓弦響處，錦袍隨箭而下。眾軍士喝一聲採，鼓角齊鳴。施大用縱馬取袍，披于身上。夏景見施大用射卻錦袍，只得把先鋒印交與宣令官，依舊掛在竿上。施大用道：「馬上放箭，何以為能，且看我平步取之。」說罷下馬，走過演武廳東首，離長竿一百八□步，拈起寶雕弓，搭上狼牙箭，對著長竿射去。只見先鋒印滴溜溜跌落塵埃，金鼓大震。有詩為證：

百步穿楊技果奇，從今再見養由基。

弓開滿月流星墜，奪取先鋒金印歸。

施大用放下弓，拱手道：「慚愧。」只聽得一片聲喝采。施大用取了先鋒印，飛身上馬，向將臺上聲喝道：「謝樞密大人袍印。」夏景看了，心下不忿，大叫道：「先鋒印本是我掛了，如何你攙越奪去？好好將袍印來分了，袍是你得，印是我掛。」施大用道：「將令已出，誰敢有違？你為何不學我將錦袍射落？」夏景怒道：「你偶爾得中，乃分內之事，何足為奇。你敢和我比試武藝麼？」施大用笑道：「就和你見個高低，惟恐動手處有傷和氣耳。」夏景大怒，手挺兵器，欲戰施大用。謝舉牛進見了，忙傳將令禁止道：「今日操演將士，揀選先鋒，正要出軍勦賊，不可自相爭鬥。二虎相角，必有一傷，倘有疏虞，于軍不利。施大用袍印俱得，准為先鋒。夏景武藝精通，即令押後，監管糧草。待日後論功陞賞。」施大用聽令，即棄鎗下馬，夏景只是不服，喊叫道：「印是小將先射落，怎地反被後射的奪了去，死也不服。今日定要 and 施大用分個強弱。」爭嚷不已。牛進道：「吾令已出，誰敢執拗！」叫軍士捆下，重責四□。謝舉忙勸道：「軍法固當如此，只是壞了他父親夏君體面。我有主意在此，依前另取一件錦袍，著夏景再射，如射得袍墜，再定先鋒。射不中，然後以軍法治之，使他無怨。」傳下將令。夏景聽說復射錦袍，心下暗喜。宣令官將一領戰袍，又繫在竿上，夏景也不上馬，也離竿一百八□步站定，不轉睛的看著錦袍，抖擻精神看清射去，錦袍隨箭墜地。鼓角喧天，軍士齊聲喝采。夏景忙上將臺聽令。

謝舉和牛進商議道：「此一節亦為難處。二人皆射中袍印，定誰為先鋒是好？定了一人，這一人未免不服，豈不復起爭端？」牛進低頭想了一會，笑道：「有處了。」傳下將令：「施驃騎夏驍騎二人箭法皆精，武藝俱熟，手段相等，難以定奪先鋒。戎事以勇力為先，今將臺側首插帥旗的石墩，重有千斤，二人之中，有能雙手舉起，離地三尺者，即掛先鋒印。若再不遵，仍前爭競者，定按軍法。」施大用夏景得令，都各卸下盔甲錦袍，摩拳擦掌，養勇鬥力。夏景抄起襪衣，奮勇先向前，雙手來掙這石墩，掙得滿面通紅，掙起石墩離地尺餘，力不能勝，只得放下。施大用見夏景舉不起石墩，高聲道：「小將軍請開，待我老施來舉。」大踏步向前，將石墩仔細看了幾眼，八字腳立定，用盡平生之力，雙手掙起石墩，足有三尺餘高。上下將士齊聲喝采。大用左右顧盼，然後輕輕放下。牛進對謝舉道：「這將的氣力，恰也看得過了。」

謝舉未及回答，只見黃旗隊裏，擁出一員壯士，但見：

頭戴綠錦抹額扎巾，身穿滾袖蜀錦戰襖，腳登黑色戰靴，腰繫繡衣裹肚。生得面如噴血，身似金剛，一部落腮鬚，兩隻銅鈴眼。眉生殺氣，目射金光。虎一般擁出來，大叫：「這石墩重不上千斤，舉不過三尺，何足為勇，也教眾人喝采？待我舉與你看，以奪先鋒。」將臺上牛進看見，問：「這將官是誰？現居何職？」宣令官下將臺問了名姓，上臺稟覆道：「這勇士姓樊，名武瑞，是國舅王驃騎將軍麾下聽用旗牌官。」牛進喝道：「無名下將，輒敢來爭奪先鋒，與我亂棒打出。」謝舉道：「用人之際，何分貴賤？看他勇力超群，即當拔用。」牛進默然不語。即傳令教樊旗牌試舉石墩，看取勇力如何。樊武瑞得了將令，搥衣上前，雙手將石墩輕輕掙起，就如提瓦片相似。離地五尺有餘，自將臺南首走過北首，自北首又轉南來。週圍反覆三次，依舊輕輕放下，面不改色，氣不喘息。滿場將士都看得呆了，不知這勇士有多少氣力。西江月詞為證：

試看精神抖擻，謾誇齊力英雄。將軍八面有威風，提起山搖地動。

一似卞莊打虎，猶如崩躡誅龍。子胥舉鼎振秦公，武瑞英名堪共。

謝舉牛進大喜，差宣令官叫樊武瑞上將臺來。樊武瑞隨宣令官到將臺上跪下，謝舉笑道：「看你儀表不俗，果是勇力過人，不減伍明輔舉鼎之威。你平日精熟那一件武藝？」樊武瑞稟道：「小旗牌慣舞大刀，兼能使飛叉，百發百中。」牛進令取大刀飛叉與他，試看能否。樊武瑞叩頭謝了，飛身下將臺，跨馬提刀，在教場中賣弄手段。初時刀法尚緩，後來精神抖擻，前衝後搥，左旋右盤，就如花錦相似。看的人都看得眼睛花了，人人稱羨。樊武瑞舞罷大刀，又使飛叉舞了一回。將叉往空中一擲，約高三丈，翻身接入手中，滿場人盡皆喝采，真實手段高強。

舞罷，下馬聽令。謝舉道：「樊武瑞武勇絕倫，足稱萬人之敵。賜金牌一面，錦袍一領，取印與他掛了，定為先鋒之職。施大用夏景，為中軍左右羽翼，各賜銀牌一面，花紅金鼓迎回。」次後二樞密上轎回衙，大小將士各自散訖不題。

次日早朝，謝牛二樞密將所選之將面奏武帝，擇定本月吉日出軍。先遣先鋒樊武瑞領馬軍五千，步軍一萬，克期進發。次後點牛進心腹之人左將軍陳玉，同左右兩翼大將施大用夏景，共領馬步軍兵三萬，一同討賊。當日起程，但見：

旌旗招展，繡的是神虎神龍。綵幟飄飄畫的是飛熊飛豹。震居甲乙，重重疊疊翠攢青；離屬丙丁，焰焰烘烘紅簇絳。乾臨

王癸，騰騰黑霧鎖天涯；兌守庚辛，陣陣白雲升碧漢。中央戊己，高標著金纂杏黃旗；繡襖親軍，手執定皇封傳令劍。前面擺千隊畫戟鋼刀，後面列萬萬行銅錘鐵斧。亮錚錚漫天兵刃，密匝匝遍地干戈。鞍上將雄赳起勇猛勝蚩尤，步下兵氣昂昂英雄欺項羽。壓倒韓侯臨趙地，絕勝王翦出秦關。

牛進親自送別，分付陳玉施大用等，用心勦賊，早獻捷書。陳玉道：「不須恩相費心小將穩取破賊，奏凱而回。」當下陳玉眾將等辭別牛樞密上馬，領軍士取路徑渡大江，陸續進發。一路征旗蔽日，殺氣漫空，大刀闊斧，殺奔鍾離郡來。

再說薛志義苗龍自從救了李秀，放火燒了妙相寺，殺死和尚，回到山寨，終日飲酒慶賀，不覺餘日。一日正飲酒間，薛志義提起殺鍾守淨一事，苗龍道：「託二哥妙算，把這些醜賤禿驢殺得盡絕，也替林住持報了冤讎，也泄了我弟兄們不平之怨氣。但只是壞了許多官軍，又殺他一員主將，朝廷知道，焉肯罷休？必然發兵征勦。倘一時官軍掩至，我這裏若無防備，難以抵敵。須是整頓儂儂，準備廝殺。」薛志義掀髯笑道：「賢弟素稱量大，今日何以自怯？自古道：『水來土掩，兵至將迎。』那廝被我們殺得片甲不回，心膽皆碎，誰敢再來？縱有軍馬，直教他一人一騎，不得回鄉。」李秀道：「三弟之言，大哥不可不聽。皇都去處，殺傷官軍，在你我做皇帝也容不得，豈肯干休罷了？大哥，你看早晚必有大軍來也，須要定計待他。先人一著，庶不臨期慌亂。」

薛志義道：「既如此說，二位賢弟有何良策？」苗龍道：「大哥一面操練儂儂，打點器械，安排播木砲石，緊守山寨。待小弟去東魏林住持那裏走一遭，一則報說燒寺殺鍾和尚之事，二則求請他來山寨裏幫助解圍。大哥心下何如？」薛志義道：「若得林住持來甚好，只怕他未必肯來，徒勞往返。」李秀搖頭道：「不穩，不穩。那林住持若肯來時，當初不苦苦要去了。近來他得了異術，神通廣大，但求他的妙計或是法術兒，傳來退敵，助助軍威也好了。」苗龍道：「你說得是。待我親去求他，或來或不來，臨機應變，再作道理。」薛志義道：「若賢弟肯去，明早就行。」苗龍道：「事不宜遲，明早就動身。」

次日，苗龍喫了早飯，換了一套衣服，扮做客商模樣，藏了銀兩禮物，問了沈全路程，辭別薛志義李秀下山，取路往東魏地界來。一路飢饉渴飲，夜住曉行。他原是飛檐走壁的人，不愁關津難渡，已過了梁魏交界關隘。又行了數日，早到石樓山下。苗龍訪問林澹然住處，遇一個土人道：「甚麼林澹然，我這裏不省得。但過此上南去一里多路，張太公莊上有一位遊方和尚，德行清高，莫非是他。你去問看。」苗龍謝了，拽開步徑尋到張太公莊上來。

走入柴門裏面，靜悄悄並無一人。苗龍在佛堂門首立了一會，又不見人出來。移步進佛廚邊，咳嗽一聲，廚後轉出一個黃胖道人，問道：「是甚人在此？」苗龍拱手道：「這裏莫非是張太公莊上麼？」道人道：「正是，公有何話說？」苗龍道：「貴莊裏有一位林長老可在麼？小子特來拜望，有煩轉達。」道人說：「林老爺雖然在莊，只是今日有些薄事，不暇接見，足下另日來罷。」苗龍道：「小子不遠千里而來，求見長老，豈有不見空回之理？煩乞引進。」道人道：「足下高姓？既是遠來，且在佛堂側首廂房裏暫坐，待晚上替我通報。」苗龍謝道：「若得如此甚好。在下姓苗，建康人氏。」那道人開門，領苗龍轉入佛堂東首廂房裏坐下。道人進去不多時，捧出一盞茶來。苗龍喫了，道人接盞，依舊進去了。

苗龍獨自個坐了一會，甚是寂寞，暫且踱出廂房外來閑看。轉灣抹角，走入禪堂，穿過西廊，直至香積廚外，見一個小小弄兒，苗龍走進觀看。窺出弄口，只聽得隱隱喊殺之聲。暗想道：「卻不作怪麼？這莊子裏為何有喊殺之聲？來得蹊蹺。」抬頭一看，只見弄側有牆門一座，門兒緊緊閉著。苗龍捱近，在門縫裏張時，驚得魂飛天外。原來牆內有空地一大片，約五六畝開闊，中間一座土山上坐著林澹然，身披火焰褊衫，赤著一雙腳，右手仗一口金鑲寶劍，在那裏作法，指麾五百餘個壯士廝殺。身穿紅綠二色，全副披挂，手執青白旗號，各分隊伍，奮勇鏖戰，因此吶喊。苗龍悄悄在門縫裏張望，埋頭伏氣，不敢轉動。看了半晌，只見林澹然將劍尖指著，口裏喝道：「兩軍暫歇。」這些大漢，各依號色分立兩邊。林澹然又口中念念有詞，喝道：「五雷真君律令敕。」倏忽之間，眾軍士無影無形，盡皆不見。有詩為證：

秘錄有威靈，能藏百萬兵。
胸中多武庫，試動鬼神驚。

苗龍暗想道：「這法術實是玄妙，不要衝破了他。」抽身復進弄裏，依原路走入廂房等候。傍晚方見道人出來問道：「適閒足下何處去了？教我遍處尋你不見。」苗龍道：「方纔我去閑玩，故此失候。殿主可曾通報麼？」道人道：「林老爺看經完了，我已說知，足下就隨我進來。」苗龍隨著道人同行。道人先入廳裏稟道：「外面姓苗的遠方人，特來訪老爺，等候半日了，現在門外。」林澹然知是苗龍，教請進。苗龍走進廳門便拜。林澹然忙扶起道：「不須行禮。」苗龍立起來唱了諾，稟道：「久別恩爺，心常懸念，今得一面，足慰渴想。敢問恩爺向來安樂麼？」林澹然道：「賤體粗安，常感你弟兄們厚情，每恨無由相見。前承厚禮，受之未答，今日為何得閑到此？」苗龍道：「小人弟兄們久蒙大恩，未伸孝敬，日前差沈全問安，蒙賜華禮。今有一事，特來拜求，兼有些須禮物奉獻，聊效微意。」說罷，打開包裹，取出一個赤金鉢盂來，雙手捧上道：「別樣金銀寶物，諒住持爺是不受的。小人費了一片心，尋得個巧匠，打就這鉢盂，送恩爺早晚盛齋供佛，伏乞笑留。」林澹然接了道：「貧僧本不該受，難得你一片好心，若不領時，反拂了你的美意。權且收下。」苗龍見林澹然受了，不勝之喜。

林澹然令廚下辦酒相待，自己陪著飲酒。苗龍問道：「向蒙恩爺靈符救出李季文來，今已在山寨中坐第二把交椅，感激恩爺不盡。這法術果然靈驗，不知還有甚奇術，使小人一見麼？」林澹然笑道：「這過街老鼠又來調慌了。適纔在牆外門縫裏張望的是誰？卻假來問俺。」苗龍失驚道：「這等說，恩爺已看見小人了？」林澹然道：「貧僧早已覷見是你，故演完了這場戲法。若是他人窺覷，俺即收了，不與他見矣。」苗龍道：「好妙法，此是撒豆成兵之術。」林澹然笑道：「此乃小術，何足為異。日前李秀若不是俺用那法兒救他，怎到得你山寨裏來入伙？如今山寨中興旺麼？」

苗龍道：「感承住持大德，敝寨甚是興旺，錢糧頗有。只是目下惹出一場大禍，小人特來見恩爺，求解救之策。」林澹然道：「老僧再三囑付，待時而動，為何又惹甚大禍出來？」苗龍將放火燒妙相寺，殺了鍾守淨及滿寺僧人，沈全殺了黎賽玉趙尼姑，又殺敗了官軍，備細說了一遍。林澹然大驚，埋怨道：「你這一夥鹵漢忒也大膽，皇都禁城內，好去放火殺人的？直是尋死之事。怎地逃得出這龍潭虎窟？」苗龍道：「都是李季文定下計策，離城鍾山風尾林蔭廟中，埋伏儂儂，內外夾攻，因此官軍大敗，殺了他主將一員。」林澹然道：「鍾守淨這廝貪財好色，譎佞小人自取其禍，殺之不足為過。可憐這一寺僧人，賢愚不等，盡皆死于非命，這冤孽如何解釋？又殺死官軍若干，朝廷必用大軍至了。」苗龍道：「山寨中兵卒雖精，不過數千，怎生樣敵得官軍，保全得性命方好？」

林澹然思了一會，對苗龍道：「這山寨幽僻去處，前後並無相應，又無城廓可據，大隊軍馬一到，如泰山壓卵。倘團團圍住，放火燒山，如何處置？只絕了汲水之道，也是死了。如今沒甚麼妙計，三六著，走為上著。你快回去，教薛判官眾人收拾金銀財物，燒毀寨柵，打發儂儂散伙。汝弟兄三箇快逃入東魏來，再圖事業，庶免此禍。」苗龍道：「小人來而復去，往返路程遙遠，倘官軍已至，如之奈何？」林澹然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待俺撰一著，以占凶吉何如。」遂乃焚香點燭，請聖通誠，撰得離卦之九四爻。看爻辭云：

突如其來如，焚如，死如，棄如。象曰：突如其來如，無所容也。

林澹然大驚，拍案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此大兇之象。九四臣位也，與六五君位相逼，恃強凌主，猝制君威。是以陽迫陰，剛而犯上，非順德也。過剛太激，取禍必慘。故焚而死，死而棄，何所容其身乎？正應在目下數日之中，主眾人喪身殞命。」苗龍驚惶無措，慌道：「此事恩爺怎地設個法兒解救得麼？」林澹然道：「天數已定，雖諸葛復生，不能救矣。」苗龍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待小人急急趕去，探看消息何如。」林澹然道：「去亦遲了。若去必遭其禍。此數應在七八日之間，決有信息。你只在梁魏交界地方緊要路口等候，必有人到，切不可過界口去。若有人至，即可同到俺莊裏來，再作計議。」苗龍聽罷，兩淚交流，跌足痛哭。林澹然勸道：「哭亦無用，今夜且安宿一宵，明早起程，打聽消息。」苗龍只得收淚在廂房裏安歇。那裏睡得著？翻來覆去，眼也不

合，巴不得雞鳴。正是：

歡娛嫌夜短，寂寞恨更長。

捱到五更，起來梳洗，道人已打點飯食停當，伏侍苗龍喫了，辭別林澹然，出了莊門，依舊取路而回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薛志義李秀打發苗龍起身之後，即在寨中親自操練僕僮，打點器械，分付緊守四面隘口，整頓迎敵官軍。不數日之間，探馬飛報，朝廷發軍五萬，漫山塞野，殺奔前來。薛志義也自預先準備，即分撥僕僮下山對敵。卻說陳玉施大用等軍馬已到鍾離郡，將軍屯紮城外，分立五營。太守邵從仁迎接入城，到公廳相見，設宴相待。陳玉問道：「劍山乃本郡所轄地方，既有大盜，為何不早驅除，以致蔓延日久，恣行殺害？目今天威震怒，欽差下官等前來勦戮，郡守有何良策，乞請見教。」邵太守道：「卑職無能，濫叨厚祿，臨任未久，民情不能盡諳，軍旅之事，一無所知。只是此盜假仁借義，買結民心，其志不小，故卑職請天兵早行除勦。幸得老大人列位將軍到來，此賊合休，必在指日奏凱矣。」陳玉道：「大軍初臨，未知此盜虛實，明日先著樊先鋒試探一陣，然後用計破之。」邵太守道：「大人主見甚明，正當如此調遣。」當夜席散，送陳元帥等諸將出城回寨。

次日陳玉出令，著樊武瑞先領馬軍五千，步軍一萬，進兵定遠，直搗劍山賊寨。樊武瑞得令，催軍奮勇殺奔劍山來。陳玉等大軍隨後進發。伏路僕僮，早已報入大寨。薛志義分付李秀謹守寨柵，自領三千僕僮，全身披挂，殺下嶺來。兩邊排成陣勢，射住陣腳。樊武瑞立馬于門旗下。只見對陣門旗開處，鼓聲震天，擁出一員賊將。怎生打扮？但見：

頭戴鑲鐵鳳翅盔，身披鎖子連環甲。騎一匹高頭烏錐劣馬，拿一杆鐵柄蘸金大斧。

那將出馬大叫：「那一個討死的賊敢來挑戰？」樊武瑞驟馬當先，大叫道：「吾乃陳元帥部下先鋒大將樊，奉聖旨特來擒汝這夥小賊。天兵到此，不下馬納降，更待何時？」薛志義怒道：「汝等無道，百姓遭殃。可惡你這班不思盡忠報國，老爺正要興兵去弔民伐罪，今日卻自來送死。快下馬免汝一斧。」樊武瑞大怒，舞刀躍馬，殺過陣來。薛志義橫蘸金斧迎敵。兩個一來一往，戰了三□餘合，不分勝負。樊武瑞暗暗喝采。

二將又鬥了數合，樊武瑞虛砍一刀，撥轉馬佯輸而走，薛志義不捨，趕入陣來。樊武瑞看薛志義來得漸近，背取飛叉，照心窩一叉刺來。薛志義早已看見，側身躲過，遂不再追，回馬跑入本陣。樊武瑞大喝：「潑賊走那裏去！」放馬趕來。薛志義笑道：「我放你去罷了，如何又來納命？」兩個又鬥四□合，薛志義回馬便走。樊武瑞趕來，薛志義斜拖大斧，拈弓搭箭，看得親切，射一箭來，正中樊武瑞的馬頭。那馬就回跑到門旗邊，負疼前足跪倒，將樊武瑞掀翻地上。薛志義飛馬輪斧，攔頭便砍，卻得牙將奮死救了性命。薛志義大殺一場。施大用夏景左右兩支救軍到，接應去了。薛志義得勝，收點僕僮回寨。李秀接著大喜，設宴慶賀。

樊武瑞進入中軍請罪，陳玉道：「據你武藝，不在那賊之下，為何挫動銳氣？」樊武瑞道：「小將和那賊交戰，也不見高下，正追趕間，不提防戰馬被他射倒，故有此失。明日再戰，誓殺此賊，以報今日之讎。」陳玉笑道：「勝敗兵家之常，何足為罪。我向聞人說，劍山大盜薛判官，英雄無敵，今日果然。必須施計擒獲此人，其餘小寇不足破矣。」發付樊武瑞回寨將息，謹守營寨，不可出戰，待我設計破之。眾將聽令，各自回營，按兵不動。次日黎明，薛志義領僕僮下山挑戰，陳玉傳令：「眾將士不可出營，妄動者斬。」薛志義教僕僮裸衣辱罵，至日晏方回。一連三日不見一軍出來，薛志義心下疑惑，和李秀商議。李秀道：「大哥不可輕敵。彼大軍到此，按兵不動，必有詭計。況苗三弟往林住持去求計，未見回音，我和你祇深溝高壘，謹守四面關隘，待三弟回時，另作良圖。不可挑戰，落他機彀。」薛志義笑道：「二弟說話太懦。看彼先鋒，不過如此，其餘將士可知。總有雄兵百萬，吾何懼哉！我只要殺得他一人一騎不回，方遂吾願。」昔賢有詩嘆曰：

兵驕必敗從來有，將在謀而不在剛。

蓋世英雄何所恃？試看項羽喪烏江。

薛志義不聽李秀之言，次日平明，又率僕僮，擂鼓吶喊，殺下嶺來。不見敵軍，僕僮依舊裸衣赤體。千般辱罵。巳時直至未末，眾心已懈，正欲回軍，只聽得一派鼓聲振地，官軍寨中旗幟皆起，萬餘軍士擁出一員大將，乃左翼將軍施大用也，大叫：「何等潑賊，輒敢大膽罵戰！」薛志義定睛看時，卻不是樊先鋒，另換一將，生得猛勇。但見：

頭戴銷金獸口扎巾，身穿團花綠錦戰袍，外罩鐵葉龍鱗鎖子甲，腰繫釵花柳葉黃金帶。左脅下掛一張雀畫鐵胎弓，繡袋內插數枝利鏃狼牙箭。身騎慣戰棗騮馬，手執純鋼丈八鎗。

那將躍馬而出，薛志義並不打話，橫斧殺來。兩員將戰至數合，施大用架隔不住，撥馬而走。薛志義驟馬趕來，約走里餘，施大用回馬戰了幾合，撥馬又走，薛志義怕有埋伏，不敢追趕。正待抽馬轉身，只聽得鼓角齊鳴，夏景從東南上斜刺裏殺來，手執方天畫戟，縱馬喝道：「狂賊至此，快下馬受縛！」薛志義大怒，挺斧來迎。兩個戰上三□餘合，夏景力怯，虛刺一戟，放馬往西而走。薛志義殺得性起，大喊一聲，緊緊隨後追來。約趕半里之地，夏景勒轉馬頭，往北落荒而逃。薛志義單騎急追，趕過前山谷口，不見了夏景，勒馬復回舊路。正走之間，又聽得金鼓喧天，樹林中閃出一員猛將，卻是樊武瑞，笑道：「鐵判官到此也要化了，不要說是雪判官。快下馬投降，收你為部下小卒，不然，頃刻即為無頭之鬼。」薛志義喝道：「胡說！你是我手裏敗將，走的不算好漢。」樊武瑞道：「今番決不饒你！」舞刀劈頭就砍。薛志義持斧架住，拚命相殺。正是：

欲求生富貴，須下死工夫。

不知二人勝敗若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